

多年前一次出差,把书房的窗帘全拉上,多日后回家,未及将书房窗帘拉开,就发现窗帘内一个废弃的花盆里,长出了一根秧苗。那花盆里原有的仙人球枯萎,被我拔出扔掉,但未清理盆土,可能是偶然掉进一粒西瓜子,蹿出了那样一根秧苗,它竟想方设法地求得发展,从两块窗帘布闭合的缝隙钻出。我小心翼翼地拨开窗帘,窗外阳光倾泻室内,于是我看清那藤蔓是在钻出窗帘缝后,沿着窗玻璃奋力向上,直至将藤须卷紧窗上的把手,不仅张开了数张虽然稚嫩然而碧绿得动人心魄的瓜叶,甚至还开出了一朵望之惊愕的雪白透亮的小花。天啊,再过些天,会结出一枚小瓜吗?我保留那瓜秧许久,虽然花落并没有结出小瓜,瓜秧最后也随秋风而整体枯萎,但那本是置身于黑暗中的瓜秧,奋勇寻觅光明,钻出窗帘缝隙,终于有志者事竟成,成功地到窗外开出了自己的花朵,那情景,直到今天,每忆及,还不免深深感动。

生命都有趋光性。寻觅光明,是本能,也应被觉悟锁定。

几年前又去昆明,下榻的酒店,过了马路就是滇池。碧蓝的天上大朵白云,滇池如一汪摇荡的诗篇,阳光灿烂,光明如泼,啊,海鸥飞翔,成群结队,湖边有游客用食物引逗海鸥,有不少海鸥与游客互动,但我就注意到,另有不少海鸥,他们并不去游客掌心啄食,它们绝不像那被窗帘拦住光明的弱藤,它们不需要从黑暗中寻觅光明,它们已经充分享受到了光明,那么,那些翻飞的海鸥在寻觅什么?我站在岸边默默观察,就悟出,那些海鸥是在寻觅比池鱼岸食更高档的东西,便是生命张



于我,在观赏一部新片前,会很刻意地不去看它的豆瓣以及网络影评。年假里稍一得空,就赶去看了张艺谋导演的《满江红》。完全是冲着老谋子与天花板的演员阵容去的。很纯粹。

岳飞的《满江红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作。以历史、悬疑、喜剧,这种三合一的夸张艺术形式,来完成一部近乎于“剧本杀”的贺岁大片,这大胆离奇的手笔,恐怕也只有老谋子敢用。艺术,必须形式服务于内容。这道理老谋子懂!所以,运用再夸张的艺术形式,最后都忠实地服务了一个老谋子想要的内容:打捞《满江红》。在老谋子的寓意里,影射的其实是打捞真相与声音、打捞“社会记忆”。所以,《满江红》的大命题,应该是:拯救飞速发展时代中我们集体罹患的“历史遗忘症”。

但,为什么要用如此夸张的形式?不怕影评家诟病?不怕影迷看不懂?

综观但凡有三十年以上执导电影经历的优秀导演,往往都不愿意走一个套路,玩一种技法,因此,难免会陷入困局。想破局的那种挣扎,从老谋子近年的作品中不难看出。老谋子特别擅长“以小见大”。秋菊、颂莲、福贵、张九声、陆焉识……这些个体人物的背后,站着的是的往往都是一群人、一整个阶层的人。

这点,也凸显在《满江红》里,张大代表的正是历史大变革中的众多小人物。《满江红》还保持着大众印象中的许多“张艺谋作品”印记:比如,对比强烈的用色。血腥的红、唇色的红、樱桃的红,对比着四合院的灰、衣装的灰、天空的灰……比如,一叶知秋的隐喻。小人物与大时代,个人恩仇与家国情怀,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……除了秉承特色,《满江红》更有着老谋子面对电影艺术困境、用力探索的自我破局:在历史剧里融入喜剧与悬疑的元素,合三为一,希望能糅合成一部老少咸宜、寓教于乐的新春贺岁片。还特别邀请了近来致力于幕后作曲的歌手韩红设计影片配乐,将河南豫剧与电子乐合二为一,因为岳飞是河南人……

聊了这么多,相信你我已经读到老谋子的三重考虑了:叙事形式、文化融合与市场需求。

老谋子已然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时一心追求艺术表达的小伙子了。但,谁又是呢?

所以,说他黔驴技穷也好,说技高一筹也罢,有一千个观众,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至此,想起今年有一张生肖肖邮票,是“老顽童”黄永玉先生设计的,因是只蓝色兔子,形态又非“常”,就被有些人诟病,继而批评黄老先生,而黄老先生却视此为“爱玩的小仙兔”。在我看来,现今的老谋子仿佛也是在重重压力中放纵着自己:拍一部电影,既不负承载,亦不忘“玩”的心态。玩的是形式,但“我手写我心”的底色不会变。也许,在他们的眼里,会玩、有趣,更有可能实现艺术的自我突破,更能接近艺术家自己想要的活法与人生。

扬的自由,随心所欲的欢乐。

到2023年,我就越过八十岁,不往多说,是奔米寿前行了。除去太不懂事的幼年,至少有七十来年吧,生命中一直贯穿着寻觅的热情与执着。细想起来,也曾有过窗帘内那瓜秧执拗穿越窗帘缝隙的奋斗,到如今似乎也有了些许滇池海鸥般的通达与洒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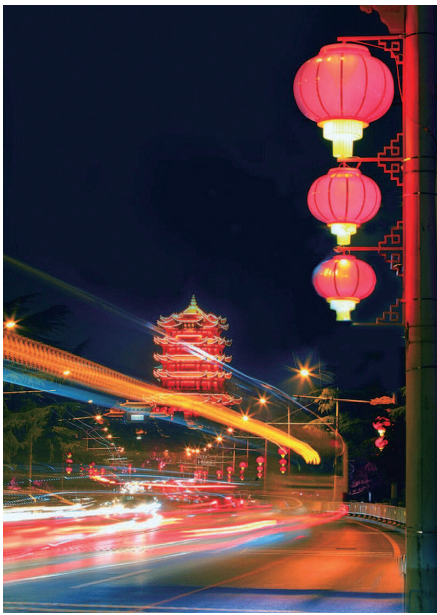
有这样的老话:七十不留宿,八十不留饭,九十不留座。就是说,你七十岁了,你去人家那里,人家对你客气,但不便留你住宿,因为你如果睡下后醒不来,算谁的责任?你八十岁了,去人家家里做客,人家尊重你,或许会倒杯好茶请你喝,但不敢请你一桌进餐,因为你忽然噎住竟至窒息,如何向你亲属交代?你九十岁了,人家敬仰你,但不便请你到家“随便坐”,因为一坐或许就瘫在椅子上了。人老了,真的是“玻璃易碎”,需“小心轻放”。这是自然规律,可叹无奈,却也可莞尔。没想到,曾经活蹦乱跳的我,如今也进入他人“三不留”的范畴。生理上老了,心理上却还不老,不老的标志,就是仍有寻觅的赤子心。因仍寻觅,便仍有新的文章形成。

寻觅是福。觅字上爪下见,意味着要用手去抓,要有实际行动,同时要有眼力见,要不失时机,也要适可而止。从觅衣食温饱,到觅施展才能,到觅人际和谐,觅知心伴侣,觅谈伴挚友,觅山川美景,觅历史踪迹,觅行善为乐,觅优雅生存,觅精神充实,觅无怨无悔……觅无止境,却又觅需适度。要树立正确的寻觅观,其实,两句古诗:“忽见陌头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”,最直率地道出了追寻功名利禄的虚无。人间“杨柳色”,是烂漫青春,是平凡生趣,是淳朴之美,是自然之道。觅的最高境界,是回归陌头春色,觅到真我,而又忘我利他。

觅啊,觅。

流光溢彩

杨继仁 摄



身为主妇,我喜欢逛菜市场,尤其是那种大型的批发市场,食材远比一般菜场更丰富也更新鲜。猪肉是半斤地现拆,你看中哪块摊主手起刀落分量不多不少,以优惠的价格,外加庖丁解牛的功夫秀,简直是性价比的天花板;蔬菜也各有各的美貌,萝卜番茄落苏,饱满鲜嫩水汪汪的,仿佛打翻大自然的调色板。摆放亦有神来之笔,高低错落,疏密得当,一如画家笔下的静物,看着叫人赏心悦目;偶尔也有新发现,比如黄瓜花和花生苗,似曾相识却又挑战认知边界,又比如宝塔菜、朝鲜蓊,与书中的意象不期而遇,简单重复的“买汰烧”便生出了触角与层次,多出一些乐趣来。

因为建筑的迭代和城市的变迁,邻里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多,彼此打招呼的温馨场景越来越鲜见。每次路过熟识的摊头,只要我往那儿一站,摊

去岁,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瑛所著《昆剧史补论》,上书“传芷老师指正作者”。正是顾笃瑛签赠给沈传芷的签赠本。如今,二位前辈均已过世,借此签赠本以钩沉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,以为纪念。

顾笃瑛更为人们所知的身份是“过云楼”楼主顾文彬第五代传人,实际上,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,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;1972年,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;1982年3月,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,1985年提前离休,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。

沈传芷为“传”字辈昆曲名角,出身昆曲世家,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,这使得沈传芷对各行当均有涉及,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沈传芷任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,曾为越剧名角袁雪芬、范瑞娟等指导身段。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,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,随后,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(称“昆大班”)。沈传芷主

教小生,兼授正旦,蔡正仁的冠生戏,岳美缇的中生戏,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。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:“我记得有一年8月份,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,沈老师教我们《连环记·梳妆掷戟》,当时他穿件汗衫、短裤,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。大家都知道,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,程度很激烈。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……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,还可以教闺女,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。”沈传芷曾经应顾笃瑛之邀,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,顾笃瑛时常感慨:“沈传芷太好了。会300出(戏),而且300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,他演一个(角色)活一个。晚年他一个腿中风,一个腿拐着教戏。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,真好啊。”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芷(原名徐玮)得到沈传芷的真传,其与柳继雁曾演出《西楼记·楼会》,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瑛整理加工的。

有时,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芷求教,顾笃瑛也会应允引荐,如张继青便请顾笃瑛做中间人,向沈传芷学习《烂柯山·痴梦》。崔氏是正旦戏,张继青回忆沈传芷时称:“沈老师会的戏很多,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,尤其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。”《昆剧史补论》出版于1987年10月,此前一年多,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。随着娱乐的多样化,昆曲陷入低谷,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行,导致弘字辈行当不齐,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(六个小生演员的培养对象全部转行了)。不仅苏州如此,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。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,集中了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苏州六个昆剧团

的一百余名学员,其中有蔡正仁、张洵澎、汪世瑜、蔡瑶铣等,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十三位已经年过花甲的“传”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麟,沈传芷亦在其中。顾笃瑛则是在昆曲理论上发力,对昆剧理论进行修正。

沈传芷是昆曲“传”字辈中的一位,实际上,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瑛请“传”字辈到苏州授艺时,“传”字辈无人拒绝。这件事常令顾笃瑛感慨。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,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,重新绽放光彩。这本签赠本见证的,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。

寒冬,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不知谁惹翻了它,阴森森的,寒气袭人。平日里谈天说地的老者,惹不起就躲在家里,不出门了,任它作天作地。

有的时候,寒冬是有点惬意。狂风呼啸,像突然间拉响了防空警报,怪吓人的;有的时候,冰河冻土,像怜惜大地涂上了一层保护蜡,滑不溜秋,制造安全隐患;更有甚者,鹅毛大雪,覆盖大地,眼前一片空白。

然,庄稼人说:土地上的虫害被灭杀了,“瑞雪兆丰年”。其实,季节自然变换,认识了阴冷的寒冬,就不至于那么恐怖。工厂里,办公楼里,一切依旧运作;农田里的菜蔬被薄膜棚遮盖,安然无恙;尤其是充满温暖的阳光,总是把寒冬弄得尴尬至极。每每发现,太阳从天空露出笑脸,撒播金色的光芒,寒风戛然而止,冰雪消融,不仅气势汹汹的形态消失得无影无踪,而且寒冬还会改变初衷笑脸相迎。街面行人多了起来;水里的鱼儿在跳跃;花草蓄势待发;老头老太,活像春天里的喜鹊,又三五成群,叽叽喳喳地快乐,似乎把寒冬赶走了。

寒冬真的驱赶走了?多层住宅里的老人,上楼就不愿下来,下来了仍有一种牵挂,要吃力地攀爬上去。这,在他们的心里,似乎是一种刺骨的寒冬。小区里,一位90岁的汤老太说,她住在高楼,有电梯。儿子住在多层,想去看看淘气的孙子,她爬过一次6层楼,中途歇息少许,还是太费力,以后就没有这个勇气了。老太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,倾诉着过去多层住宅没有电梯的心中阴霾,就像寒冷的冬天,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坎。因为她得知加装电梯快要动工了,压抑在心里的话一吐为快。

就在去年,政府征求意见,多层住宅楼加装电梯。老太动员儿子投票同意,可有人不以为然,甚至说爬爬楼梯锻炼身体。一栋楼就是一个家,老人居多成趋势。业主出资,政府补贴,惠民政策奔走相告,多数业主吃透了利好消息,终于达成协议,鼓掌通过了。

我目睹几个月的工夫,打桩,浇灌基础,立柱,安装,电梯耸立在汤老太儿子住宅的楼前。设计人性化,可以平层入户。老太可以掀下启动按钮,上下来回,开心地与孩子拥抱了。

多层住宅加装电梯,民生实事工程,犹如一缕阳光,照射在百姓心间,这是何等温暖!阳光驱赶了寒冬,迎来了春天。所以,老人聚集在一起,谈天说地,哪怕是在冬天里,脸上洋溢的都是久违的阳光灿烂。

凡人微言

钱石建

- 一、人,应该像“人”字一样,脚踏实地,昂首向上。
- 二、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,而不是占有财富的多少。
- 三、生活以微笑向人们招手,又以坎坷向人们挑战。
- 四、平静的港湾,出不了高明的手手。
- 五、头脑中多了几个问号,就多了几束智慧的火花。
- 六、再漂亮的塑料花,蜜蜂也不会光顾。

七夕会

换成一对不太年轻的青年男女。男的来来回回流水一般端上大堆食物,女的矜持地坐在那里。他们的穿着打扮神态举止和周围的环境,令我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龄青年,也是这样单纯,质朴,而认真,有一种棉布的温暖和质感。女子羞涩地笑着拿起肉包小心地咬了一口,之后突然放开了。在腾腾升起的氤氲热气中,她大口大口地吃起来,并快活地摇着膝盖晃动肢体,露出恋爱中小女孩应有的模样。男的也被带着活泛起来,两人说起了悄悄话……印象中的旧式恋人,本应出现在僻静的“三角花园”或幽暗的小马路。没想到人往人往声沸鼎沸的烟火之约,竟然成了兼容爱情与浪漫约会场所。

买一袋小时候吃过的龙虾片,迎头撞见墙上的霓虹广告——“有一种家叫上海”,我脑中电光石火般冒出一句——“有一种幸福叫作逛菜场”。

有一种幸福

湘君

幸福得像是老鼠跌在米缸里。拎一袋新鲜小菜,在石库门壁角拣个位子坐下,开始品尝一客生煎配单档。旁边一家三口正吃得热闹非凡,爸爸三口两口把自己那份囫圇下肚,转身就去喂宝贝吃早餐。手里不停,嘴也不停,一路像是脱口秀,对着童车里牙牙学语的儿子夸张地讲:“阿哥啊,侬结棍哦,吃了一只生煎五只馄饨!”三口之家悠悠离去,邻座

时尚